

那个黄昏,那些从天而降的雪花,将我的记忆之门打开了。我想起了那只樟木箱……

## 生日礼物

■张子影

### 岁月有情

在我家,重要的日子都在下半年,父亲的生日是十月,母亲的生日是腊月。每到他们的生日前,父亲母亲总是说:“家里什么都有,什么都不缺,吃的穿的多了也浪费,人回来就行了。”

话是这样说,但我这做女儿的,总是要表示心意的。所以,每年一到金秋,我就想,今年给父亲母亲准备什么礼物呢?总要有新意才好。我留心看着,想着,却没有答案。二老年纪都大了,对贵重的衣物或者补品,都似乎不感兴趣了。

我发现,父亲母亲近几年似乎越来越依恋一只樟木箱。每年一入秋,大约是在父亲生日前后,母亲都要清点她那只樟木箱里的“宝贝”。樟木箱很沉,母亲搬不动,就叫我:“老二,你帮我把箱子挪一下。”

母亲说是“挪一下”,但我得把那只箱子先搬到窗台下,再放到毛毯上,才算完成任务。母亲是不允许我开箱子的。“开箱”这个动作必须她亲自完成。

这天一定得是个大晴天,母亲一定已经在洒满阳光的窗台下铺上一张毛毯。这时候,80多岁的父亲也会过来,一手拿着一只大号放大镜,另一手拿着母亲的眼镜盒。当然,父亲的眼镜已经架在他的鼻梁上了。我会马上小跑着去搬来两把椅子,再放上两只大靠垫。

樟木箱是母亲当年的陪嫁,也是我从未见过的姥姥留给母亲的唯一一件值钱的物件。樟木箱四角镶着铜皮,搭扣也是铜的。因为有母亲的精心养护,这些铜片至今还闪着明亮的光。箱子里面是母亲的珍藏:几札她与父亲的书信,全家人的大小十本相册,父亲母亲曾获得的奖章、证书。另外,还有一样,是一条如今有些泛黄的白绸围巾,这是父亲当年送给母亲的定情信物。

阳光从窗户照进来,白发苍苍的父亲与母亲并肩而坐。他们仔细、小心地翻看,每封信和每张照片,都能清晰地说出当时的情景。尽管过去60多年了,母亲与父亲相识相爱相守一生的所有经历与回忆,仿佛都在这只箱子里了。

有一次,我去参加一个年会,天下起了雪。会议快结束的时候,父亲打来电话:“你妈妈的生日快要到了,礼物不重要,你们记得回来。”



左图:作者父亲当年在机场和战友们工作的场景。

右图:作者父母新婚纪念日的合影。

作者提供



放下电话,我又想起了那个一直思考的问题。望着窗外瑞雪初临的天空,我的思绪回到了很久以前。

我是在机场边长大的。10岁之前,我随在空军工作的父亲母亲辗转迁移过3个地方,每个地方无一例外都是机场。机场营区整齐划一的平房,灰白、规则、空阔绵长的跑道,还有空旷湛蓝的天空,是我对色彩和线条最早的认知。机场周围到处是高大的白杨和梧桐。这些多年生长的高大植物,在空旷无限的空间里尽情生长,枝繁叶茂。直到我小学毕业,班上相当一部分同学还是认为,我是住在“一大片树林里”。

我的父亲身材高大,母亲却生得娇小。当年的军装分3个号,父亲穿男式一号。母亲是女式三号,也就是最小号。周末家里洗衣服时,父亲和母亲的军装会同时出现在门前晾衣的铁丝上。父亲的那套,长袖长腿,母亲那套则短小了许多。两套绿军装蓝裤子,一大一小、一肥一瘦,在风中飘荡,非常醒目。

母亲生育了我们姐弟三人。父亲要飞行,娇小的母亲承担起全部家务。记忆

中,父亲只给我梳过一次头发。那天,母亲不在家,他把我一头发辫子扭成了麻花。这么丑的头发让我怎么见人呢?在父亲面前,我不敢说什么,可一出门,就把辫子解开了,请邻居阿姨帮我重新梳了头发。小学阶段,我的学校离营区有三四公里,还要过一条小河。不管刮风下雨,父亲从来没有接送过我们上下学,他的车也从来不允许我们坐。

按照规定,飞行员到了一定年龄后,就不允许再飞行了。父亲接到停飞命令那天,心情很不好。他一遍一遍地说:“我飞了30多年了,怎么,这就不让我飞了?”母亲劝他:“规定就是规定,大家都要执行。你还是领导,更要带头执行。”父亲当然知道母亲说得对,但他还是小声嘀咕:“虽然年龄到了,但是我的身体很好啊……”

那天,母亲对我说:“你爸停飞了也好,他不飞了,我就可以踏实地睡觉了。”

这么多年里,只要父亲飞行没结束,不管多晚,母亲都不会睡,一直开灯等着,一瘦,在风中飘荡,非常醒目。母亲还是没有睡。她和父亲坐在客厅,久久地

对着电视,里面正播着他俩平时并不喜欢看的言情剧。窗外不时传来飞机声。直到飞机声消失了,父亲站起来说:“夜航结束了,我们也睡觉吧。”

我的父亲和母亲已退休多年,他们每天早晨起床后的第一件事情,还是拉开窗帘看天气。

如果天气好,父亲就会说:“今天天气不错,适合飞行。”

如果天气不太好,不知道能不能飞呢?”

父亲说:“我当飞行员那会儿,比这还糟糕的天气不是也经常飞吗?”

……

那个黄昏,那些从天而降的飘飘荡荡的雪花,将我的记忆之门打开了。我想起了那只樟木箱,想到了樟木箱里的那些照片和信札。照片发黄了,信纸也脆弱得必须轻拿轻放。

我想,时光流逝,人会老,所有的物质都会消失,但文字不会。我要把父亲母亲的故事写下来,今后作为送给他们的生日礼物……

图片制作:贾国梁

## 有颗星星陪我守边防

■刘贺阳

### 说句心里话

11年前的冬天,我年仅13岁的哥哥刘贺龙,为救落水孩子,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。他的英勇事迹在老家广为流传。

那时,我年纪还小,不懂什么叫“天人相隔”。悲痛欲绝的母亲告诉我:“你哥哥去了天上,变成了星星。”此后,母亲常常以泪洗面,父亲本就不爱说话,变得更加沉默寡言。

那年,哥哥被河南省文明办、河南省教育厅等部门联合评为“河南省美德少年”,相应奖章被父亲珍藏起来。我读小学时的一天,几名同学提出想看看哥哥的奖章。我瞒着父亲偷偷将奖章带到学校。父亲发现奖章不见了,慌了神,急得满屋子翻箱倒柜找。当他满头大汗地闯进我的教室,看见我和同学们正拿着那枚奖章时,气得话都说不出来。

回到家,父亲将我揍了一顿。之后,他坐下来,默默流着眼泪擦拭奖章。我看着父亲的样子,心里非常内疚。从某种意义上讲,那枚奖章就代表着哥哥。

我常常见父亲抚摸哥哥的遗照,喃喃自语:“龙儿如果还在,都可以当兵了。”因为哥哥在世时说过,他长大后想当兵。

去年,我报名参军。得知我要去的部队在西藏时,母亲的神情有些复杂:“西藏山高路远,我现在就你这么个儿子……”她尽管心里充满担心,最终还是点头同意。

离家去部队那天,我穿着新发的军装和父母合影留念。父亲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他说:“贺阳也长大了。”

新训结束后,我信心满满地踏上雪域之旅。一段高原适应期过后,我本以为把“高寒缺氧”成功踩在脚底,没想到到的高原反应其实是“后知后觉”。在一次强度较大的训练课上,我不管不顾地训练,没想到到接下来的一周,身体变得极为不适。好在有军医悉心照顾,氧气罐、红景天口服液齐上阵,我才逐渐恢复“元气”。

夜深人静的时候,乡愁更容易“泛滥”。今年春节,我第一次不在家过年。想到家里只剩父亲母亲,冷冷清清,我心里不禁发酸。与家人视频时,我故作坚强:“部队的年夜饭很丰盛,战友们很热情……”挂掉电话,两行泪滑过脸颊。

或许“报喜不报忧”,是高原边防军人的一门“必修课”。在这里,有许多边防军人和家人的感人故事。我的前任连长舒彬,因为长期坚守在海拔地区,头发大把大把地脱落。每次和女儿视频,他都会戴上帽子。军嫂周忠燕的丈夫胡永飞,因执行任务光荣牺牲,她将“爸爸在西藏不能回来看你”的善意谎言,对儿子一说就是10年……在这里,一茬又一茬官兵甘于牺牲奉献,汇聚成雪域边关的灿烂星河。我也学着大家的样子,平时电话里很少向父母提起戍边的辛苦。

天上的星星,是哥哥的眼睛,也满载家人的期许。今年7月,作为同年兵里的第一批,我随队冒雨去执行巡逻任务。三天两夜的徒步攀登,我的体力有些透支。当我和战友们登上海拔5000多米的山口,展旗宣誓时,我的心底瞬间

涌上一阵自豪。

高原的初冬,寒气逼人。雪山之上,繁星点点。我不禁抬头仰望,寻找那颗最亮的星星。在我看来,那颗最亮的星星就是哥哥。每次看到它,我便能更清楚地知道前方的路怎么走。



作者入伍前,与父母合影留念。

作者提供

## 那条锃亮的武装带

■陈柏清

武装带走路来东倒西歪,他还在一旁“呵呵”笑。父亲的武装带大约10厘米宽,暗棕色,皮质,上面挂着各种小皮套。父亲说,这个挂手枪,那个挂手榴弹……武装带上的小皮套有很多用处,可惜那时我年纪太小,没记住。

父亲很珍惜这条武装带,一有时间就会用皮革油将它擦得锃亮。他说,这条皮带是他的老首长送给他的。他到年龄、正式入伍那年,要离开老部队了。老部队首长送给他这条武装带。当时,他太瘦,皮带扎上后总往下掉,扣眼也是临时用小洋钉钉的。入朝参战时,这条皮带扎在身上,不但让父亲英姿飒爽,而且为他行军打仗提供了很多便利。

这条武装带也曾短暂地离开过父亲。那时,父亲带的是运输连。有一次,兄弟部队一名战士为了掩护汽车通过负了伤,上级要求他就地由朝鲜人民军照顾。当两名朝鲜游击队员抬着担架抵达时,发现担架有些窄。正值寒冬腊月,山高路滑。大家担心负伤战士摔下担架,但一时之间找不到合适的绑带,父亲便解下自己的武装带,用它把那名负伤战士固定在担架上。

父亲原以为会就此与这条武装带分别。两个月后的一天,父亲正在某高地卸炮弹,有人领着一位朝鲜人民军战士跑过来。这名战士拿着一个蓝布包裹,打开后,正是这条武装带。他用不太熟练的汉语问父亲:“这是不是你的?”父亲说:“是。”父亲沉浸在武装带失而复得的喜悦中,以至忘记问那名战士从哪里来,等他想起来,那名战士已经离开了。

多年后,父亲回忆起来说:“真后

悔,当时光顾高兴了,连句感谢的话都没来得及说。在那样严酷战争环境,也不知人家经历了多少挫折,才把武装带送还。”那件唯一能作为信物的小蓝布包裹,后来也在战斗中遗失了。

这条武装带回归后,父亲对它更加珍惜。父亲后来又配发了新的武装带,但他对这条武装带一如既往地亲近。他把它挂在书房的柜子里,不时拿出来擦拭。多年前,他有一次需要离家较长时间,为了防止这条武装带有闪失,还用油纸包裹,放在一个小铁罐里,藏在床底下,直到他回来。

父亲晚年身体不好,对一些老物件已经没有精力打理,可他对这条武装带一直很上心。2017年春,他生病在医院住了一些日子,回家发现武装

带边上有些霉点。他很生气,打电话把住得离他较近的哥哥和我喊回家。他说:“它虽然失去了实际价值,可它的精神价值不该被遗忘。它经历了硝烟和战火,就像我的战友一样。如果没有从前在战场上的出生入死、英勇牺牲的战友,哪有我们今天的好日子?”父亲把那条武装带放在腿上,用那双瘦骨嶙峋的手抚摸着,满是皱纹的眼角闪着泪花。我听了父亲的话,眼泪也不禁流了下来。

那年冬天,父亲去世了。如今,那条武装带和父亲的照片一起,被放在哥哥家最显眼的地方。每当我们到哥哥家,都会看见它,油亮亮跟新的一样。父亲的话,也依稀在耳边,仿佛昨天刚刚说过。



作者父亲的武装带。

作者提供

## 一路同行

■朱峰

眼眶有些湿润。

驻训期间,我重拾写日记的习惯。与以往不同的是,日记里多了许多关于“她”的内容。“连续‘吃’了几天上,我几乎变成了泥人。如果和她视频,她会不会认不出我?”“训练间隙,我在林地里发现几束色彩鲜艳的野花,我把它们晾干后夹在了笔记本里,以后找机会送给她。”“今天,我收到了她的亲笔信,短短几行字满是温暖。”这些文字,让我渐渐意识到自己心底对她的情感。

去年,我出差到女友所在的城市。那是我们第一次真正见面。没有多余的寒暄,街边一碗面就打消了彼此间初次见面的陌生感。饭后,我们并肩走过一条条街道。越来越同频的步调,温暖着我的心。

就这样,我们的心越来越靠近,确定了恋爱关系,并决定明年春节前后领证结婚。

如今,一有空闲,我和女友还会探讨业务。她会站在编辑的角度为我写新闻稿件提供一些方向,我可以站在基层部队的视角为她提供一些思路。

今年8月,我参加单位组织的海训任务,同时也担负新闻宣传任务。当时,我和她已经有半年多没见面了。夜深人静,呼吸着咸咸的海风,我停下打字的双手,看着窗外那轮皎洁的明月,想起了远在千里之外的她。或许,她此刻正端坐在电脑旁,对着一篇篇稿件思索,神情认真可爱。想到这里,我忍不住笑了……

### 两情相悦

我和女友是在“新闻宣传”这条红线的牵引下,走到了一起。

去年,我在抗洪任务中负责新闻宣传工作,白天顶着滂沱大雨采访,晚上加班加点完成稿件。第二天,待稿件审核通过后,我立刻交给相关媒体。正是因为那次任务,我认识了从事编辑工作的她。

“内容很充实,描写也挺生动,我再仔细看看……”女友的平易近人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。挂断电话前,她向我和战友们表达了敬意。瞬间,她温柔的声音抚平了连日来连日的疲惫。

为了做好那篇报道,我和女友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一直保持联系。在我们共同努力下,那篇稿件顺利刊发,反响很好。

那些日子,我连续转场多地采访新闻,回到宿营点累得直接躺倒在地上,疲惫又好笑的样子被战友偷偷拍下来。我后来将这些照片发给了女友,她关切地问我“地上凉不凉”,让我心中非常温暖。

抗洪任务结束后,我与女友依然保持着电话联系,直到我又去参加驻训任务。抵达任务点后,我在附近找了很久才找到手机信号,拨通了她的电话。“这两个星期没有你的音讯,我以为你失踪了……”当听到她那熟悉的声音时,我的

本版投稿邮箱:jbjrt@163.com